



法庭推理小说

梅森探案小说畅销世界四十余年

全球销量超过300000000册

梅森探案集 10

ERLE STANLEY
GARDNER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愤怒的证人
受骗的模特



文化艺术出版社

76088

梅森探案集(十)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梅森探案集(十)

杨军
江波
吴承义
唐笑虹
译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著

版权登记号：受骗的模特儿 图字 01-97-1717 号

愤怒的证人 图字 01-97-1727 号

Case of the Hesitant Hostess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34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Case of the Runaway Corpse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62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90,000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673-7/I·730
定价：20.80 元

前 言

西方侦探小说创始人是 19 世纪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的《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和《被窃的文件》，由于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注重细节描写，推理合乎逻辑，至今脍炙人口。随后经英国的柯南·道尔、陶乐赛·赛耶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仿效推进，使侦探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通俗文学样式。自本世纪 30 年代起，它在美国的特定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出现以达谢尔·哈默特和雷蒙·钱德勒开创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之外，还衍生了许多旁支，诸如法庭侦探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惊险小说、神秘小说、国际政治小说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小说占据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是一位擅长写法庭侦探（一译公堂戏剧性派）小说的高手。他一生写了 146 部著作，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以律师佩里·梅森为主人公的 85 部探案小说，每部均在美国销售百万余册，而这套小说全球总销量已超过三亿册。美国影视界自 1957 年把他的这些小说陆续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佩里·梅森》，由著名影星雷蒙德·布尔主演，一连放映达 8 年之久，更使梅森律师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加德纳，1889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市，父亲为矿业工程师。他早年随父母到处旅行，曾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中途辍学，不久去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打字员，1911 年获该州律师资格，开始为穷苦的亚裔（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裔人等出庭辩护。他一生同情没有亲朋好友而遭受诬

告的人们，专门帮助无辜入狱的人，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一方面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开始为他报撰稿，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法庭的内幕。直到1932年，他除了每周从事两天律师工作之外，每月均能写出20万字的作品。自《移花接木案件》（一译《丝绒爪案件》，1933年）和《拗姑娘案件》（1933年）大获成功后，他就完全脱离了法律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一共发表了85部梅森探案小说。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是以地方检察官道格拉斯·赛尔比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第三套系列作品写的是私人侦探库尔和法学家拉姆的神秘离奇的故事。他还写过有关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终审法庭等方面的非小说类作品。1970年，加德纳以81岁高龄病逝。

《梅森探案集》中的主人公梅森，就像作者加德纳本人一样，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律师，在小说中自称要“全力以赴地为我的委托人而战”，“我的特长就是拼搏”，因此他常在法庭快要定案宣判时，出其不意地提出确凿证据为被告辩护，使无辜者开脱，案情真相大白。这些探案另一特点是作者特别注重法医在侦察过程中搜集和保存证据的重要性，从而判定死者是意外死亡，抑或自杀，还是被谋杀，以免误判造成冤案错案。加德纳为此在好几本小说的序言中都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并把著作献给他的一些好友——技能高超、经验丰富的杰出法医学专家。

总之，《梅森探案集》的小说情节篇篇曲折紧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使读者读来兴趣盎然，同时又可以使读者对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面貌，形形色色的案件，尤其是对美国的法律、刑事法庭审讯的法制、律师制度等诸多方面增进了解。

梅绍武

1997年11月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目 录



受骗的模特儿 杨军 江波译 (3)



愤怒的证人 吴承义 唐笑虹译 (213)



宝石蝴蝶 吴承义 唐笑虹译 (235)



宛如塘鹅 吴承义 唐笑虹译 (307)



失踪 吴承义 唐笑虹译 (359)



受骗的模特儿



杨军 江波 译

1

佩里·梅森发觉德拉·斯特里特的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便从手中的法律书上移开视线，抬起头来打量这位正站在门边，身材苗条、精明能干的女秘书。

“什么事儿，德拉？”

“一位未婚女子与一位未婚男子，引号，谈恋爱形影不离，引号完，她的法律身份如何？”

梅森竖起眉毛，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她没有合法的身份，德拉。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德拉回答说，“有一位斯蒂芬尼·福克纳小姐正在外间办公室里等着，她说她一直和霍默·加文，引号，谈恋爱形影不离，引号完。”

“霍默·霍雷肖·加文？”梅森问道，“我们的委托人？”

“不是老霍默·加文，”她说，“是小霍默·加文。”

“哦，是这样，小加文，”梅森说道，“他是做汽车生意的，我记得。福克纳小姐遇上什么麻烦了？”

“她想和你谈一件私人事情，希望她与加文的关系会令你对她的问题感兴趣。”

“什么问题，德拉？”

“她继承了一家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她的问题似乎是和这家赌场有关。”

梅森用手拍了一下桌子：“在 26 点上压 1 美元，德拉。”

德拉·斯特里特转动轮盘赌上的轮盘，接着向轮盘边缘里抛了一颗象牙球。她俯身向前，着迷似地两眼紧盯着球。

梅森也俯身向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德拉·斯特里特正盯着的地方。

德拉突然直起身子，面带微笑：“对不起，头儿，你输了。3 点获胜。”

她伸出手到办公桌角，拾起了那张梅森想象中的 1 美元。

梅森做了个鬼脸：“我输得不服气。”

“福克纳小姐怎么办？”德拉·斯特里特问。

“我们先给老加文打个电话，查明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她有多大年纪？”

“23 或 24。”

“白肤金发碧眼，还是黑头发浅黑皮肤？”

“黑头发浅黑皮肤。”

“线条优美？”

“是的。”

“容貌漂亮？”

“是的。”

“介入这件事情之前，先和加文谈谈。”

德拉·斯特里特走到自己的秘书办公桌前，请接线员接通了外线。她拨完号码，等了一会儿，说道：“请加文先生接电话。告诉他打电话的是斯特里特小姐……对……告诉他德拉·斯特里特……他认识我……对，德拉·斯特里特……我是律师佩里·梅森先生的秘书。请你把电话接到加文先生那里，好吗？这件事情很重要。”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德拉·斯特里特握着话筒静静地听着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

“好吧，我往哪里打长途电话能找到他？”

又是片刻的沉默。

“我知道了，”德拉·斯特里特说，“请告诉他我打过电话，他如跟你联系，让他马上给我打电话。”

德拉·斯特里特挂上电话：“接电话的是伊娃·埃勒厄特小姐，他非常重要的秘书。她说加文先生不在城里，也无法给我任何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伊娃·埃勒厄特！”梅森说，“玛丽·阿登出了什么事情？噢，我知道了。她结婚了。”

“大约一年前，”德拉·斯特里特提醒他，“你送给她一个电咖啡壶，一个烤箱和一个长柄电炖锅作为结婚礼物。”

“一年了？”佩里·梅森问道。

“我想是的，”德拉·斯特里特说，“我可以去查查那些结婚礼物的帐单。”

“不用了，”梅森说道，“别费事了。说到这件事儿，我倒想起来这位新秘书上任后，我们和加文一笔业务也没做过。”

“也许你已经不再是他的律师了。”德拉说。

“那倒是挺让人尴尬的，”梅森对她说，“我想最好还是和福克纳小姐谈谈，看看她要说什么。带她进来吧，德拉。”

德拉·斯特里特退了出去，几分钟后又回来了，说道：“梅森先生，福克纳小姐来了。”

斯蒂芬尼·福克纳双腿修长，黑色头发浅黑色皮肤灰色眼睛，镇定自若地走进房间来到梅森面前，伸出一只冰冷的手，低声说道：“真是幸会，梅森先生。”

她的动作不慌不忙，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一切都表明她接受过专业训练。

“请坐吧。”梅森说。

“福克纳小姐，在你开始向我讲述情况之前，我想让你知道，多年来我一直在替加文先生处理法律事务。事情倒也不算很多，因为加文先生是位精明的商人。他总是避免招惹麻烦。所以他也很少需要律师的帮助，不过我还是把他看做我的老主顾，除此之外，我们也是朋友。”

“这也正是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她一边说，一边将身子靠在垫着厚厚坐垫、坐上去很舒服的椅子上，双腿交叉。

“因此，”梅森接着说，“在我考虑处理任何你向我寻求帮助的问题之前，我要先与加文先生商量一下，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然后弄清楚双方的利益不会产生冲突。这样做你满意吗？”

“不但非常满意，而且我来这儿就是因为你是加文先生的律师。我想要你和他取得联系。”

“好吧，”梅森说，“既然这一切你都清楚了，那么请讲吧。”

她说：“我继承了拉斯维加斯某块地方的一份产权。”

“什么样的地方？”

“一家汽车旅馆和一家卡西诺赌场。”

“这种地方中有些又豪华气派又……”

“这个可不是，”她打断梅森的话，“这块地方规模并不算大，但地理位置很好，我认为很有可能会扩建。”

“你继承了多少产权？”梅森问道。

“经营这块地方的是一家处境困难的小公司，我父亲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我继承了40%的股票，剩下的60%的股票掌握在另外4个人手中。”

“你父亲是什么时候死的？”梅森问道。

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僵硬了，过了一会儿她声音沉闷地说道：“6个月以前，他给人谋杀了。”

“给人谋杀了？”梅森惊叫道。

“是的，”她说，“你可能读到过有关……”

“天哪！”梅森惊叫道，“你的父亲是格伦·福克纳？”

她点点头。

梅森皱起眉头：“这桩谋杀案一直也没破案。”

“谋杀案不会自己破案的。”她讽刺道。

梅森说：“我无意让你讲述那些令你不开心的事情……”

“为什么不呢？”她问道，“生活中充满了令人不开心的苦差事。我进来之前就下定决心，抑制自己的感情。”

“那好，”梅森说，“往下讲吧。把事情告诉我。”

“我4岁时母亲就死了。自打那儿以后的7年里，倒霉背运的事接踵而至，至少我父亲是这么想的。他非常迷信，我想赌徒们个个都是这样吧。”

“爸爸原本有份收入丰厚的工作，生活还算宽裕。后来大萧条来了，他也丢了工作。爸爸身无分文又失业在家，能找到的活儿他都干。他开始在一家无证售酒的饭馆帮忙。后来那家饭馆的老板死了，爸爸从继承人手中买下了饭馆的全部产权。禁酒令废止后，他在那块地上又造了好几幢房子。”

“我不该罗嗦讲这么多爸爸倒霉的事情来烦你。他确实有许多次运气不佳，不过他也有走运的时候。爸爸是个赌徒。他

虽然不干非法贩酒的事情，但却乐意经营无证售酒餐馆。无论从本性、癖好还是职业上讲，他都是个不顾一切的赌徒。

“有些事情赌徒们很擅长，有些事情则不擅长。赌徒们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赌徒们学会了要能输得起；赌徒们变得越来越不动声色、矜持寡言；赌徒们几乎不可能给女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无论是十几岁的女孩或更年幼些的。赌博活动通常都是在夜里进行的。所以我也就很少能见到我父亲。他把我送到一家又一家的寄宿学校去，而每次的情形都差不多。爸爸想让我上最好的寄宿学校，而这样的学校是不会招收赌徒的女儿。因此爸爸就假扮成投资者。因为，在股票市场赌博的人的女儿是符合条件的。

“爸爸从来没有意识到，如果把我送到一所标准不那么严格、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个性发展的学校，也许会更好些，我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可是他想要我上最好的学校，而最终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势利小人。我在每所学校都会呆上一年左右的时候，随后不知怎的别人就会知道我的爸爸是赌徒，我也就只得退学。

“我吸取了一些我父亲的人生哲学。我越来越矜持寡言。我不敢和人交朋友，因为我不想披着伪装骗人。所以年纪一到，我就结束了学业，独自外出谋生。我成了一名职业模特儿。干这一行儿我赚了不少钱。

“爸爸漂泊游荡到了拉斯维加斯。终于，他占有了一些地产，在上面建了一座不大不小的汽车旅店，并尽其所能地扩建，后来要我去和他住在一起。他简直是无可救药，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凌晨3点左右回来，地产不断地升值。一伙人取得了毗邻地产的购买权，接着就打起爸爸这块地产购买权的主意。他们的想法是拆掉这块地上的小建筑，将两块地产合二为一，建造一家带有游泳池、赌场、夜总会娱乐表演和所有其他设施的豪华气派的

饭店。

“爸爸倒是乐意卖掉股份，但不能接受他们开的价格。爸爸获悉与自己打交道的是一家辛迪加财团，又搞清楚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所以谈判中拒不让步，坚决要求卖个好价钱。那家辛迪加恼羞成怒。他们无计可施，就开始进行威胁恐吓。爸爸则对此一笑了之。在这一点上，爸爸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辛迪加杀了他？”梅森问道。

她耸耸肩膀，面无表情：“我不知道。没人知道。爸爸给人谋杀了。这使得其他的股票持有人惶恐不安，他们无论多少价钱都愿意卖。从生意角度看，爸爸被谋杀对辛迪加来说倒是件千载难逢的好事。”

“往下讲，”梅森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继承了40%的股票。剩下的60%掌握在4个人手中，每人拥有15%。爸爸的死讯让我悲痛万分，神志恍惚，而就在这时有人已经在忙着收购股票了。其他4个股票持有人中的3个实在是巴不得赶紧卖掉自己的股份，所以也顾不得辛迪加出什么价钱。

“我遇到小霍默·加文是在爸爸遇害之前。那段时间，我们正在谈恋爱形影不离。我见过他父亲几面。爸爸遇害后，小加文的父亲立刻让我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我全告诉了他。老加文甚至在我之前就知悉，其他4个持有股票的人无论什么价钱都会乐意卖。他竭力设法要抢在这个收购股票的神秘人物之前买下所有的股票，但为时已晚。加文先生找到其他几位股票持有者中的一位，他买下了他手中的股票。

“这些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加文先生拥有15%的股票。我拥有40%。眼下一家自称是新组建的辛迪加想要买下所有的股票。”

“你打算怎么办？”梅森问道。

她说：“我打算卖掉。不过，我绝不会为了区区一点小钱，让这些家伙谋杀了我爸爸，又从我手中拿走股票。爸爸献出了他的生命。我将竭尽全力阻止这些家伙因我父亲被害而得到好处。现在，一个我姑且称之为 X 先生的男人现在就在城里。我不知道他是否代表那家所谓新组建的辛迪加财团。这个人我倒是认识，我在拉斯维加斯做模特儿时见过他。

“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人趁另外 3 个股票持有者惊魂未定之机找到他们，提出用现金购买他们的股票，然后支付了现金并让 3 个人在股票上背书签字转让，而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几天前，我所知道的就这些。而后，X 先生把已经背书的股票送去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登记。

“后来，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对购买我和加文先生手中的股票很感兴趣，并且要我明天晚上 8 点 30 分与他会面。

“我想和加文先生取得联系，看看他是否打算把我们的股票权合在一起。如果他不同意卖的话，我也不卖。否则，他们就会掌握控制权，把他挤走。加文先生眼下不在城里。他是昨天走的。我查不出他在哪儿。他的秘书对我非常反感，甚至不愿理睬我。”

“小加文呢？”梅森问，“难道他也查不出他父亲在哪儿吗？”

“小加文去东部参加会议了。”

梅森说：“加文先生不大会同意你直接与这个人打交道。他可能会让我出面联系。”

“我知道，”她说，“不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关家族的荣誉。我要把爸爸留下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你希望看到谋杀你父亲的凶手被绳之以法吗？”

“当然，这是我来见你的第二个原因。”

“接着讲。”梅森说。

“你知道这些黑帮谋杀案的结果会如何吗，”她说，“警察们暴跳如雷，口口声声要将黑帮一网打尽。他们在报纸的头版新闻报道中慷慨激昂地宣称这座城市不会再容忍黑帮的存在，一定要侦破这起谋杀案。我听说的黑帮凶案他们一起也没侦破过，只有一次例外，还是抓错了人。”

“那么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梅森问道。

“这桩股票买卖成交后，我想聘你处理我父亲的谋杀案。我要你请一位私人侦探着手调查这个案子，发现一些可以交给警察的线索。然后我希望你对这起案子多费心，在私人侦探和警察之间扮演联络人的角色，运用你的头脑分析解释收集到证据。”

梅森摇摇头：“如果只是为了要警察侦破一起谋杀案，你没有必要聘请一位律师。”

“到目前为止他们进展如何？”

“我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这位 X 先生会不会有可能与这桩谋杀案有牵连？他似乎是受益者。”

“当然有可能。”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应该让加文来和他谈判。”

“加文先生买下那份股票时，”她说，“他是想给我做结婚礼物的。他以为我很快就要成为他的儿媳妇了。现在情况变了……完全变了。”

“我怎样和你联系呢？”梅森问。

“不必了，”她说，“明天早晨我会和你联系的。10点钟行吗？”梅森瞥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说道，“好的。明天早晨10点钟。”